

12/18



界首史話

第二輯

政协界首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政协界首县第六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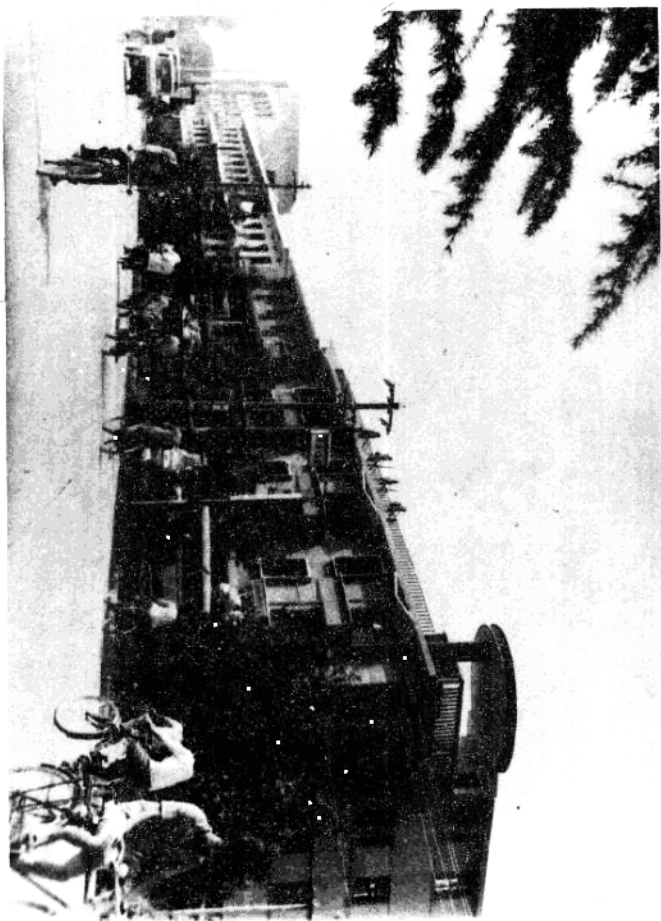
主 任：郝心恒

副主任：田效山 徐 枫 田 彻

委 员：方静斋 王从仁 郭林祥

段振堂 蒋尚武

秘 书：郭振华



警一路原中

颍河流域政协书画联展
界首县政协参展作品



县政协副主席郝心恒



县政协常委郝学美



县政协委员刘兴泉

台灣廣元法師作品

常樂我淨

廣元



畫禪曰
識
來
靈

畫
禪
如
象
空
外
音

廣元

翠蔕花繁涵清露

碧篠陰垂宿曉雲

清未恩進士

原县政协常委 范清修

清未恩進士 郭桂芳

子不為己 紅香一酒

子不為己 紅香一酒

檀道曾次多義什

外方塘只種荷



原县政协委员 卢云阁

清末拔貢 李慎五

目 录

刘少奇同志过界首.....	
.....县党史办提供材料 郝心恒整理	(1)
在界首一带的革命斗争.....	葛佩奇 (3)
“五四”运动时期界首的一次码头工人罢工运动.....	
.....潘振山	(7)
我在界首沙河警备司令部的亲身经历.....	
.....徐旬雨自述 郝心恒整理	(9)
抗日时期的颍川日报.....	田彻 (13)
西安事变亲历记.....	李冠卿 (18)
我亲眼目睹的上海“八·一三”战斗.....	
.....李慎五自述 郝心恒整理	(20)
我的戎马一生.....	赵华其口述 郭泰初整理 (23)
我了解的“旧界首”.....	王醒民自述 郝心恒整理 (26)
抗日时期我经历的两件旧事.....	马慈涛 (31)
一家市民的遭遇——日军侵犯界首纪实.....	陈家栋 (34)

抗日期间我目睹的几件旧事·····	刘啸岩 (37)
霍军长与刘寨飞机场·····	朱怀忠口述 蒋尚武整理 (41)
摘录《界首一览——1944年版》商务 经济·····	(43)
抗日时期的界首西医·····	卢爱林 (60)
抗日时期流行在界首的梅毒病·····	于中举 (66)
基督教在界首·····	戚跃华 (68)
抗战时期的临泉简易师范·····	·····
·····	田洪亮口述 蒋尚武整理 (71)
忆九年黄水之害·····	王之丰 (73)
坎坷的艺术历程·····	阎立品 (78)
界首的民间舞蹈艺术·····	翟国民 (100)
界首最早的放映工作者——张伯涛·····	郝心恒 (103)
抗日战争时期界首的小天桥——游艺场·····	卫戈 (105)
追忆家父二、三事·····	卢山 (110)
开明人士张玉用·····	康玉成提供材料 (113)
名医范清修·····	于中举 (115)
广结墨缘一艺僧·····	谢冰莹 (117)
王丹岑青少年时代的几件往事·····	·····
·····	于斯珍口述 于中举 于中亮整理 (120)

刘福通籍贯考.....	郝心恒 (124)
胡天行诗作摘抄.....	(136)
春节送大馒、搬枣山的传说.....	段超群 王守和搜集 (137)
高窝出精怪的传说.....	王之丰口述 郝心恒整理 (139)
刘湾除柳.....	汤志勇 王永达整理 (142)



刘少奇同志过界首

县党史办公室提供材料 郝心恒整理



一九三九年十月，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岁月，界首以北黄水泛滥，城内灾民济济，颍河混浊的恶浪，滚滚东流；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敲骨击髓，人民深深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当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在徐海东、刘彬等同志陪同下，率千部队二百多人，毅然自河南信阳竹沟出发，途经确山、汝南、项城、沈丘等地向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的所在地——豫、皖、苏边区涡阳县北新兴集前进，奔赴抗日第一线，于十月下旬到达豫皖边境集镇——界首。在这里才“看到了黄泛区混浊的泥水，冲着颍河流下来”（刘瑞龙语）。

十月下旬的某天下午，界首镇突然来了一支部队，人数约二三百人，衣着整齐，一色的灰布军装，臂上佩带着白底蓝色、有四人头象的臂章。他们大都是20岁左右的年青人，精神抖擞，十分活跃，一到驻地就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都有文化，据说都是刚刚跨出校门的学生。他们待人和气，关心群众疾苦，常到贫苦人家问长问短。他们

都住在西向义街、东向义街、北向义街的群众家里，帮助打扫卫生、清扫屋里屋外，还挑水劈柴，教孩子们唱歌。因为当时还处在国共合作期间，群众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它是一支八路军的队伍，从官兵与群众的关系及官与兵的关系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首先他们不拉伕拉差，老百姓正在田里耕地，看到军队来了，卸下牲畜就跑。他们就高声喊：“老乡，不要怕，我们不拉伕！”还有在晚间战士将睡觉时，官长端着热水叫战士洗脚，群众还亲眼看到官长为小战士穿脚上的泡，要不是人民的军队能这样吗？怪不得群众说：“俺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

这支八路军在界首仅仅住两三天时间，整天号声嘹亮，军纪严明，队伍整齐，训练有素。有位洪大娘回忆说：“他们住在我家对面的余勉士家，其中也有几个中年人，有一个个子高高的，身穿便衣，约40岁左右，大眼睛，高鼻梁，举止稳重，很有气派，象个大官样，但很少说话。……因为我们是紧对门，部队来往出入，我见得多了，看得清，对照解放后刘少奇肖像，回想那人很可能就是刘少奇。”

我们又从刘瑞龙同志的《随刘少奇同志去华中、淮北敌后》一文和章尘（又名亚冰，原任上海警备区政委）的信函以及马捷同志《对界首革命斗争的回忆》中，均证实了1939年秋（10月份）刘少奇确实由徐海东、刘彬等同志陪同去涡北时经过了界首，给界首人民留下深刻印象。

在界首一带的革命斗争

葛佩琦

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四四年八月，我在豫东十二县进行抗日斗争。往来和居住界首长达六个年头，对界首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年在界首的情景，时常涌上心头；每当看到报纸上有关界首的报导，总要反复读几遍，在我的心目中，界首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我是三八年八月在洛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三八年至四一年受中共河南省委领导，四二年至四七年属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点情报组领导。我和界首地下党组织没有发生横的关系，对于界首地下党的斗争情况不了解，现仅就我在豫东十二县的斗争情况，作一些简要的回忆。

一九三八年冬，我第一次到界首，三九年七、八月间又到界首。这时的界首只是个小集，属过路店形式，由抗战力量控制，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第四支队（张普庆任支队长，王少庸是政治工作负责人）在附近活动。国民党从新疆调来骑兵师（回族部队，据说是骑兵第五师），驻扎其周围。界首北是黄泛区，再北是鹿邑县，日军时常来此扫荡，但未建立政权。再向北是柘城、商丘，归日本人控制，主要汉

奸力量是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头目张岚峰，军部驻商丘。

三九年底至四一年底，界首附近形势有变化：我新四军彭雪枫同志在三八年初冬率领游击支队从确山竹沟镇出发，经西华、界首北，进到鹿邑县境，驻王皮留，当时他们缺少棉衣，我利用在豫东保安司令部工作之便，帮助他们解决了一部分（棉军装300套）。三九年春节前后，彭雪枫部移驻永城县书案店，开始建立豫东抗日根据地。三九年夏，国民党调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来界首一带，其军部驻沈丘，何柱国驻界首臧公馆，从周口至太和统属骑二军防区。

四一年至四二年，界首成后方和日寇统治区的交通要道，人口增多，商业迅速发展，出现许多街道和商行，经济上非常繁荣。这时，国民党为了控制豫皖苏边区，把界首作为重点。四一年夏，国民党设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驻临泉。……

四二年至四四年八月，彭雪枫部重点移津浦路东灵璧、泗县一带，仅留一部分人在太和拓荒（发展革命力量）。曾在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工作的王振鸿（原在南京师范学院、已故），正在太和北部进行党的开辟工作。国民党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也扩大了，国民党部队也多了，何柱国部队改编为十五集团军，司令部驻沈丘。李仙洲的九十二军驻阜阳。王仲廉师，陈大庆的二十九军都调至界首一带。所以这时的界首已成为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的中心了。……

那时的界首，国民党建有警备司令部，司令先是安俊才（何柱国部的副军长），后是李锐。还有：物资调剂处（处长胡静如，汤恩伯派的），辑私处（处长姓王，属国民党特

务系统），军统组（特派员周绍其）、物资运输处（处长张树勋）等。……

一九三八年八月，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给我们发来电报，要宋克斌和我速到洛阳，到洛阳后，河南省地下党组织宣布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免去候补期为正式党员。经党组织同意，接受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关于把豫东游击司令部，改为豫东保安司令部的意见，宋克斌为保安司令，我任政训处长，后改为政治部主任。携带电台两部，子弹十万余发回到豫东，继续抗战，曾一度收复鹿邑县城、虞城县城等沦陷城镇。与此同时我顺利地完成了党交给我的做好国民党的豫东保安司令部的统战工作，为我新四军彭雪枫同志率领部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一九四二年，我转入我党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组工作，接受组织派遣，我打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配属电台，来到豫东，住界首附近卜楼寨，掩护身份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参议。这时候，我以悦昌恒商行为联络据点，并在亳县、商丘、柘城等敌伪统治城镇分别派有联络员，搜集国民党重要军事情报及日寇汉奸在豫东的活动情况，并把这些情况，通过电台及时报给我党。例如，国民党河防部队的调动情况，国民党鲁苏豫皖边区部队的部署和调动情况，以及驻商丘一带的日军和汉奸部队的活动情况，我都曾及时地报给我党。

抗战胜利后，西安点地下组织派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以国民党东北保安部政治部少将督察为掩护身份，

为我党做情报工作，我们曾在沈阳建立地下电台，及时把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活动和调动情况报给中央。一九四七年十月，西安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从此，我和党失去了联系。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通过周密调查，决定恢复我的党组织关系，党龄自一九三八年连续算起。我经历了二十几年的坎坷旅程，终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杨民清整理 编辑时有删节）



潘振山

一九二〇年初，界首的码头工人已发展到了近二百人。这时，举世震撼的“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同时也影响到我县。在新思潮的冲击下，工人们也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觉悟水平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随着资方对工人的压迫和剥